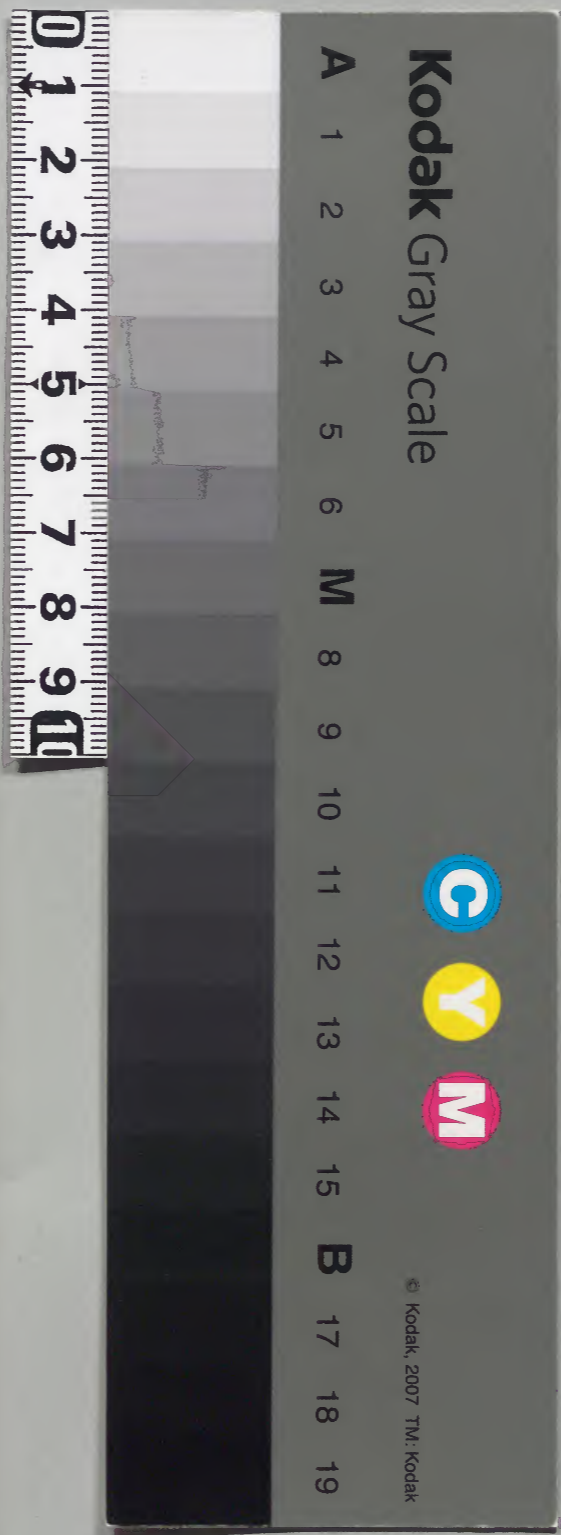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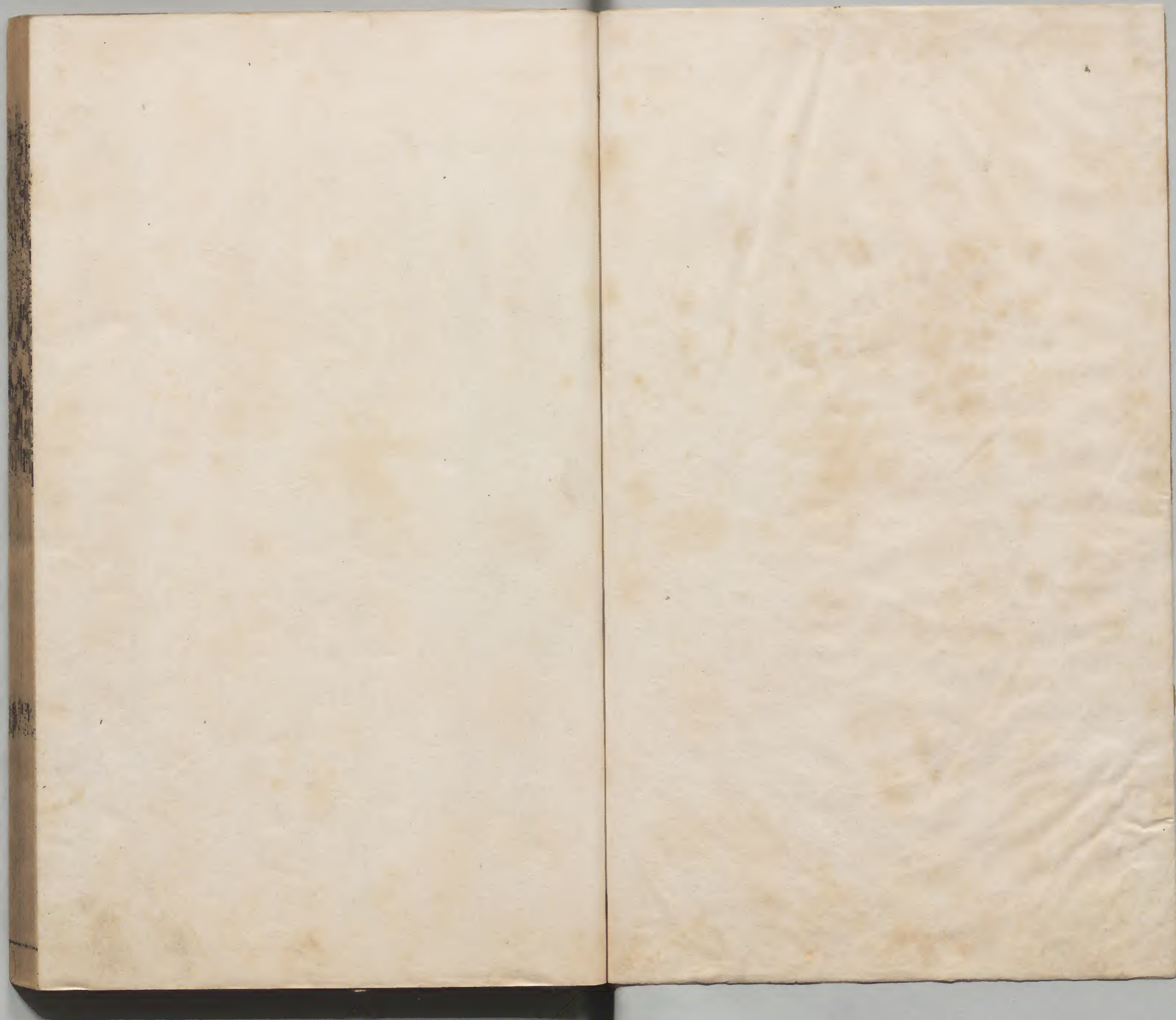
宋紀

自一百二十九
至一百三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65)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

崇禧宮在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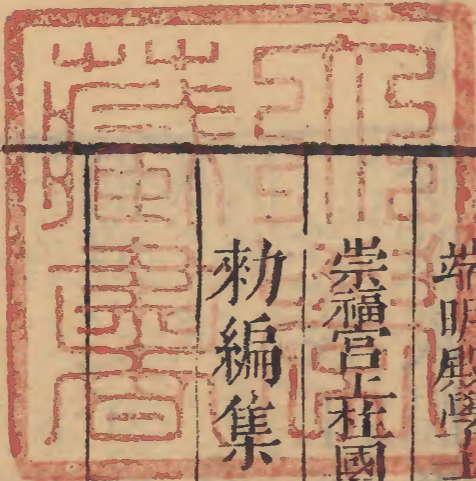
宋紀十一

起屠維大淵獻盡
閏逢執徐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大明三年春正月己巳朔兖州兵與魏皮豹子戰于

高平兖州兵不利 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尚



書令驃匹妙翻右僕射劉遵考為領軍將軍 巳酉

魏河南公伊馘卒馘蒲撥翻三月乙卯以揚州六

郡為王畿六郡丹楊淮南宣城更以東揚州為揚州

徙治會稽置東揚州見上卷孝猶以星變故也星變見上

卷孝建三年三月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為兖州刺史

閬遵之子也垣遵即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當城城據河濟之會後人謂之垣苗

城守式又翻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為京兆王

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

修城浚隍聚糧治仗治直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

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假古訪翻上以為中書侍郎

智淵夷之弟子也江夷江湛之弟曰僧安少有操行少詩照

到翻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

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

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息子見誕在石頭城

修乘輿灋物習唱警蹕此蓋言誕為揚州刺史時誕時一心奉上必無是事劉成

誣告之也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異曰

乘繩證翻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

左右見誕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鄰家祝詛祝

莊助翻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道

龍陳談之蓋先皆為誕所殺其父兄希上乃令有司

指誣告以報子弟之讐耳詈力智翻

五智淵

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乙卯詔貶誕爵為

侯遣之國詔書未下下退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

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

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

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竟陵王府舍人也宗之入

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畜許執蔣

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

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帥讀曰率自在門上斬蔣

成赦作徒繫囚作徒坐徒罪居作者開門擊閬殺之

考異曰宋畧云已亥殺閬明寶從閬道逃還閬古

詔內外纂嚴是月戊戌朔無乙亥蓋已亥也以始

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

刺史將兵討誕騎奇寄翻將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

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誕為會稽季之為

凶以季素與都督宗慤有隙宗慤為豫州聞誕反恐

為慤所害委官間道自歸朝廷至盱眙太守鄭

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盱眙音沈慶之至歐陽

水經注曰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永和中心江都水斷其

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余據此地

則今之真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

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

枉

梁曠

悉使入城閉門自守

說翰的翻數所具翻守手又翻

分遣書檄邀結

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

邀曠曠斬使拒之

使疏吏翻

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

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

在酷

任音王

即加誅翦雀鼠偷生仰違詔勅今親勒部

曲鎮扞徐兖先經何福同生皇家

誕於帝同氣也故云然

今有

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

萬沒猶言萬死也

盪定

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

家語孔子

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上大怒凡誕左右

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

同籍諸同宗屬之籍者暮親謂暮喪

也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

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

白髮下垂故曰

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

耳

少詩照翻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

斷音短

慶之移

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

此新亭在廣陵城外非建康之新亭

也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

帥讀

率曰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

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

慤也

先悉薦翻呼火故翻誑居况翻

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

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

將即亮翻騎音

過

公竟以八

句之年百

戰之軀不

克令終此

言亦他山

之石也

劉道隆

沈僧明

通監卷百九

寄翻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

今奉州也誕自廣陵北門聲言出戰邪而趨東則海陵之路趨七喻翻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驤思將翻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

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

乃復還易以鼓翻為于偽翻復扶又翻築壇歃血以誓眾歃色浴翻凡府

州文武皆加秩府司空竟陵王以主簿劉琨之為中

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劉遵考時在朝為尚書右僕射辭曰忠孝

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

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

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賁音奔慶之進營

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

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授南史作投當從之請慶

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

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誕之為此以帝猜忍欲以

間慶之也慶之峻絕之蓋亦自為謀耳為于偽翻東楊州刺史顏竣遭母

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竣七倫翻

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僧達死見上卷上疑竣讟

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

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鄭樵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

也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任至秦漢為糾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武帝

武帝

之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上益怒詔荅曰卿訕

訕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許居謁

又翻下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復沈同

遂誣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折而設翻

然後賜死妻子徙交州至宮亭湖宮亭湖即彭蠡湖在彭澤縣西復

沈其男口沈持林翻顏竣失職怨望固為可罪而自尋陽東下之時保護之功不可忘也既殺

其身又沈其男口六月戊申魏主如陰山上命

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桑里在廣陵城西南若克外城舉一烽

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

璽斯氏翻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

并諸攻具塞悉則翻塹七艷翻為樓值久雨不得攻

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

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

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

拒使者使疏吏翻記室叅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

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將即亮

江翻下同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

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荷下可翻背蒲妹翻唯當以死明

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

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

質弼

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為

左司馬

濮博木翻

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

振言誕必陷敗不能振起也

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

人吏言為人吏人之佐吏

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

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

帥讀曰率

先悉薦翻

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

走趨後園

趨七喻翻

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

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

誕母文帝殷修葉妻徐妃

上聞廣陵平

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

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

誅豈得皆稱萬歲

謂同氣相殘乃天理人倫之變必若以義滅親應涕泣而行誅也

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

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

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

先刳腸扶眼

扶於夾翻

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

苦酒蓋醢之類也創初良翻

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

史言宗越之忍

上聚

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

沈慶之蓋悉獻其首故聚於石頭南岸觀古玩翻

侍中沈懷文諫不聽

史言當時近侍皆正人但諫不行言不聽耳

初誕自

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

粹匿於民間

將攜也曇徒含翻

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

其不免可深埋之謂深埋景粹之尸也各分以金寶齋送既出

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

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璿音旋下擢梁

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

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冀

范義蓋寓居豫章也蔡興宗之先亦濟陽人勞力到翻斂力瞻翻上謂曰卿何敢故

觸王憲與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

不可之有上有慙色九弟朋友皆天倫也興宗能不忘故交而帝忍誅屠同氣故慙

宗越治軍嚴善為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行

前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治直之翻陳讀日陣參初

今翻差又宜翻又初辛未大赦廣陵既平丙子

以丹陽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 丙戌以南兗州

刺史沈慶之為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庚戌魏主如

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玄武湖

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初晉人築南郊壇於

巴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頭

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南四十里兩峯如闕直宮城之午位及廢帝即位

以舊地為吉復還故處復扶又翻帝又命尚書左丞

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五路之制與金

葆蓋愈非古矣沈約曰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十一 武帝

晉安王子
勛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乙亥上耕

籍田大赦 巳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庚寅立皇

子子勛為晉安王勳古子房為尋陽王子項為歷陽

王子鸞為襄陽王 魏散騎侍郎馮闡來聘散悉直

寄 二月魏衛將軍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以下文

長安首罪觀之此河西蓋謂自 三月魏人寇北陰叛胡詣

平陰平郡宋分立南陰平北陰平二郡武帝泰始中分立

郡陰平縣宋立北陰平郡宋白曰文州陰平郡戰國

時氏羌所據永嘉之後羌虜數叛遂立郡以遇之輿

地志云晉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

悉流移於蜀漢其氏羌並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

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

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有

北二 朱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考異曰宋帝紀

守楊歸子擊破之宋畧云索虜寇壯降平朱太守楊

歸子擊破之按郡縣名無壯降平及孔提北陰平參

酌二書當為朱提今按魏收地形志武都郡有孔

堤縣五代志武都建威縣後周併西魏之孔堤郡及

縣入焉此時魏人蓋寇北陰平之孔堤為北陰平太

守楊歸子所破也當從宋紀朱提郡在南中時屬寧

州去陰平甚遠蓋考異誤以宋紀宋畧二書所載合

為朱提也當讀作孔提屬上句宋畧所謂此降平亦

北陰平三字之誤朱字於 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皇

太后觀禮 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本保太后尊為

十七卷文帝 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於鳴雞山魏土

元嘉三十年 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

記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其姊為代王夫人襄子迎

之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安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

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因名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武帝

羣鳴于祠屋上故亦謂之鳴雞山杜佑曰

丙戌尚

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

命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

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

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

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

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

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

吐谷渾 魏崔浩之誅也

見一百二十五卷宗

史官

遂廢至是復置

復扶又翻

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

樂安王良

兵威臨之故首罪首式又翻

魏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遣使如

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

壬午魏主如

河西 魏軍至西平

西平漢菴郿之地禿髮所都吐樂都即落都也唐為郿州

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

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畜許又翻

庚午魏主還平城

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詔沈

慶之討緣江蠻 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

見一百二

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

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

送寧州

傳知戀翻又直戀翻

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

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蔡興宗立於猜暴之朝葬范義別周朗犯

時主之怒而不加刑素行有以孚乎人也

十一月魏散騎常侍盧度世

魏誅直

等來聘散悉直翻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

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被皮義翻羣臣莫及多納

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樗蒲上擲得雉自謂必勝

師伯次擲得盧樗蒲采名有黑犢有雉有盧得盧者勝上失色師伯遽

歛子曰幾作盧千五木也此亦師伯為佞之一端幾居希翻是日師伯一

輸百萬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文帝元嘉

伯周疑是十六年魏克涼州沮渠無諱與弟安周西走保據高昌今為柔然所滅沮子余翻以闕伯周

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朝賀朝直遙翻雪落太宰義恭衣有

六出義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

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

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三月

遣使如魏使疏吏翻魏主發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

獵道魏道武天賜二年分并州北境為九原鎮太武

真君七年置肆州宋白曰十三州志云漢末大

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曹

公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五原等

縣即唐忻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云太平二年置肆

州寄理秀容城秀容縣忻州所治即漢末所置九原

縣也治辛巳還平城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

庾深之

尚為豫章王 庚子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

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雍州刺史海陵

王休茂年十七雍於用翻司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

性急欲自專處決

處呂呂翻

深之及主帥每禁之

主帥典籤也又

齋內亦有主帥謂之齋帥帥所類翻

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

惡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

說輸芮翻

主帥密疏官

過失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

疏使去翻記也好如字無好猶今人言無好處

言將得罪也

休茂曰爲之柰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

帥

行事謂度深之江左率謂長史司馬行府州事者爲行事

舉兵自衛此去都數

千里

雍州鎮襄陽去建康水行四千餘里

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

王休茂從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

宋諸王有

夾轂隊蓋左右親兵也出則夾車爲衛帥讀曰率下同

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

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牙馳檄使佐

更上已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

州僚

前詵

屬皆謂之佐吏上時掌翻騎奇寄翻

侍讀博士荀詵諫

侍讀博士授諸王經者也詵諫

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已休茂左右曹

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

行下孟翻巡行

也

諮議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

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

爲干僞翻義成太守

治襄陽注詳見前

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

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

復扶又翻休茂

母文帝恭美人

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

恭之秀之之弟也

劉秀之孝建元年不附義宣時爲尚書右僕射

衆共推行

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北中郎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冠古

事尋泄伏誅以玄慶為射聲校尉校尉教翻上自即位

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

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見四十五卷漢明帝

永平十五年既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周成王既誅管

叔囚蔡叔封叔虞於唐封康叔於衛以藩屏周室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

上指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

客沈懷文固諫以為不可乃止上畋遊無度嘗出

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守手又翻以蔡信或虛梁首啓傳

也刻木為合符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墨敕手收也上後因燕飲

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郅暉字君章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從

千容翻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

徃宵歸宵夜也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

筆乃敢開門耳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

灑掃致禱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各上聲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

是羣祀之廢者皆復其舊魏罷羣祀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為濟陽王大明元年

魏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此小新成又陽平王之弟也濟子禮翻加征東大將軍鎮

平原平原河津之要時魏未得青齊故於此置鎮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十一 武帝

三

大將軍鎮虎牢虎牢宋舊鎮為司州刺史治所魏得之置孫州萬壽為樂浪

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和龍燕舊都魏得之以為鎮後為營州樂浪音洛琅

洛侯為廣平王 壬午魏主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

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真為始安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沈慶之固讓司空柳元景

固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

空俸祿依三司朝直遥翻下同 考異曰宋畧此事在戊戌按長曆是月甲寅朔無戊戌

元景在從公之上晉制文官光祿三大夫武官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大將軍開府者

位從公從慶之日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

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

吳太貶

湖按南史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王氣正月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

以厭之則婁湖當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

居婁湖以四宅輪官慶之多蓄妓妾妓渠綺翻優游無事

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

人從才用翻遇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甲戌移南豫州

治于湖沈約宋志曰晉江左胡寇疆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豫州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

春成帝延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為刺史鎮蕪湖咸

康四年毛寶為刺史鎮邾城八年庾懌為刺史又鎮

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二年刺史謝

尚鎮蕪湖四年進屯壽春九年還鎮歷陽十一年進

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成譙哀帝隆和元年刺史

袁真自譙退守壽春簡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成歷

陽孝武寧康元年刺史桓冲成姑孰太元十年刺史

朱序成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成歷陽安帝義熙

通鑑卷之三十一

宋紀十一

武帝

右

二年刺史劉豫戍姑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
 上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之
 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
 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壽陽淮西為豫州文帝元嘉
 七年又分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
 孰今按自宋元以來分立兩豫豫州治淮西南豫治
 壽陽孝建之初魯爽以南豫州刺史鎮壽陽居然可
 知也移南豫州於姑孰是在大明五年自永初至元
 嘉七年兩豫必嘗復合而所謂五年割揚州之淮南
 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者蓋指帝之大明五年後人
 傳寫沈志於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上下文皆有漏脫
 而劉義慶鎮壽陽通鑑在義熙十四年罷南豫州入
 豫州在元嘉二十二年

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謚曰獻妃 壬寅更以
 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 考異曰宋畧作子頊今從宋書 冬十月

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右僕射
 劉秀之為雍州刺史 雍州用翻 乙卯以新安王子鸞為

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

子 冠古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 眄彌見

及為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 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屬揚州最為近畿

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刺史以山陰張岱為諮

議參軍行府州國事 諸幼王臨州率置行府州事此命岱并巴陵國事行之 後

臨海王子頊為廣州豫章王子尚為揚州晉安王子

勛為南兖州 勳古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

籤主帥共事 帥所類翻 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

既幼 江左以來諸王出鎮僚屬呼為主王諸公府僚呼為主公 執事多門而每能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一 武帝

張岱

蔣相

緝和公私緝一作輯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

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

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少詩及子鸞為南徐州

復以岱為別駕行事復扶又翻岱永之弟也魏員外散

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雅之從祖弟也散悉直

奇翻從才用翻魏廣平王洛侯卒十二月壬申以領軍

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甲戌制民戶歲輸布

四匹是歲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雜婚謂與工商雜戶為婚

也將即亮翻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

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水則人湖陸則阻山皆依險而為盜賊沈懷文

諫不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樂浪音洛琅辛卯

上初祀五帝於明堂大赦丁未策秀孝于中堂秀孝

秀才孝廉也揚州秀才顧灋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

刑全聖當作王音于况翻刑當作形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

顧法對策之意欲帝謹厥身於宮帷在席之間則可以化天下易以鼓翻上覽之惡其諫

也許慎說文曰諫信也諸儒說經者莫能易此義今此當以諫直為義參考經典則直自是直諫自是

諫惡鳥路翻投策於地二月乙卯復百官祿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繼而國有內難日不暇給今始復百官祿三月庚寅

立皇子子元為邵陵王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

顧法

忤旨數所角翻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竣七倫翻上謂懷

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侍中

王彧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或於六

射而亦翻射而亦翻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

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

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

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恒戶登翻又曰顏竣小子恨不

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坐祖卧翻嘲

詭無度詭迄却翻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好呼到翻

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

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少詩照翻豈可一朝而變非欲

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史子勛帶號征虜將軍以懷文為長史領廣陵太守子勛鎮南兖州故

懷文請建康朝正朝正謂赴元正朝會也朝直遥翻事畢遣還

陵太守還從宣翻又以女病求申期申重也申期重為之期也至是猶未

發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懷文吳興人吳興在建康東

上聞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澹淵

冲行哭為懷文請命見者傷之澹徒覽翻柳元景欲

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見視也言其在

人以無罪殺其父子四人

塗炭之中不願陛下速正其罪言速正其罪者婉而導之謂若正其罪當

不至干上竟殺之夏四月淑儀殷氏卒考異曰殷淑儀南

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

敗入宮今追拜貴妃謚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為之

罔罔罔罔失志也若有若無也為干偽翻頗廢政事五月壬寅太宰

義恭解領司徒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

沈約志廬陵郡有東昌國吳立隋開皇十一年省東昌入泰和縣庚午魏主如陰山

魏石樓胡賀畧孫反石樓胡即吐京胡也吐京有石樓山隋廢吐京郡為石樓

縣唐屬長安鎮將陸真討平之將即亮翻魏主命真城長

蛇鎮長蛇鎮在南田縣東南有長蛇水唐隴州吳山縣即其地氏豪仇偃檀反偃

河西乙未立皇子子雲為晉陵王是日卒謚曰孝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復扶

並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瀆枝派名墨條分

班志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

重其言於道最為高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正名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墨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

非命尚同至於崇親嚴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為教反經提

傳釋氏以自西天竺來者為經中國沙門譯而演其義者為傳提拈掇也傳直戀翻拘文蔽

道在末彌扇夫佛以謙卑自牧忠虔為道寧有屈膝

四輩而簡禮二親謂拜四輩而不拜父母也釋氏有所謂戒外四聖佛一也菩薩二也



圓覺三也聲聞四也亦謂之四輩稽顙者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沙門重戒

臘以捨俗為僧之年為始耆老也直體謂不屈身也稽音啓臣等參議以為沙門

接見比當盡虔比毗志翻禮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

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即位復舊乙未以

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為右

僕射僧朗或之父也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

山九域志江寧府有龍山山形似龍江寧府即建康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

堪役死亡甚眾亡逃也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

為之別立廟古者宗廟之制妾附於妾祖姑漢氏以

就園置寢廟未嘗別立廟也史言帝溺於女寵縱情敗禮為干偽翻魏員外散騎常

侍游明根等來聘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

壬寅魏主還平城自河西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

冲之自漢以來諸州皆有從事史假佐上言何承天曆疎舛猶多何承

天撰曆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更造新曆更子衡翻以為舊灋冬

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載子亥翻今令冬至日

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

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

又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

灋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灋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

首為始所謂今曆今灋皆祖冲之更造者也曆家分上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

祖冲之
曆法

年而下元甲子終上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

又復於上元甲子

駕不果施行難乃旦翻七年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為太常衛

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使羣臣自相

譏訐以為樂諛人以成其過謂之譏發人之陰私謂之訐訐居謁翻樂音洛吏部郎

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會合也嘗使智淵以王僧朗

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

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

涕古人畏聞父母名惟君所無私諱今人雖各有家諱然稠人廣座中往往不敢以為諱吾是以歎隋世以前人士猶為近古也由是恩寵大衰武帝以是怒江智淵何異孫皓之怒韋昭邪

又議殷貴妃謚曰懷上以為不盡美甚銜之它日與

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舉鞭指墓前石柱石柱墓表也謂智

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考異曰宋畧

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已丑以尚

書令柳元景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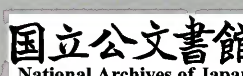
寄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卯校獵於烏

江鳥江縣始見於晉書屬淮南郡不記置立宋屬歷陽郡宋白曰晉太康六年於東城界置烏江縣校

戶教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夏四

月甲子詔自非臨軍戰陳並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

者陳讀曰陣辟毗亦翻皆先上須報先上其罪狀待報乃行刑此漢法也上時掌翻違



犯者以殺人論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

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豐內發變

起倉猝者不從此例豐許觀翻戊辰以左民尚書蔡興

宗曹魏置左民尚書左衛將軍袁粲為吏部尚書粲淑之兄

子也袁淑死於元凶劭之難上好狎侮羣臣好呼到翻自太宰義恭

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儉

江南人呼中州人為儉王玄謨太原人也故呼之為老儉儉助庚翻僕射劉秀之為老

慳顏師伯為慳魚塞翻露齒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

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

與欲其瞻謝傾陪以為歡笑路蒲北翻又寵一崑崙奴崑崙

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如者言其狀似崑崙國人也崑崙國在林邑南崑崙盧昆翻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

舉朝端士一與宗邪

列媠私翻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曹魏置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蔡

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昵昆賈翻耽之曰蔡豫章昔在

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豫章與

宗父廓也嘗為豫章太守故稱之相府謂武帝相晉時廓為司徒左長史也相府息亮翻蔡尚書

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左傳子產曰其父折薪其子不克負荷荷音下可翻又如字

壬寅魏主如陰山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

願為豫州刺史德願懷慎之子也上既葬殷貴妃數

與羣臣至其墓數所角翻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

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膺胃也擗毘亦翻以手擊

胃也詩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用

當有為字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它

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

亾妾耳史言上淫荒為下所侮弄上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

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省悉景翻行戶剛翻一注目間能了七行

文又善騎射騎奇寄翻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

室艸創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

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

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被皮義翻藏但浪翻壞音

怪江左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為陰室藏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

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葛為燈籠以麻為

蠅拂侍中袁顓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

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周公無逸之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宋孝武是

也顓淑之兄子也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

南王子產為臨賀王丙寅魏主改于河西九月辛

巳還平城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丙申立

皇子子嗣為東平王冬十月癸亥以東海王禕為

司空巳巳上校獵姑孰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

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明根

武帝

袁顓

連三年來聘長知兩翻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十二

月丙午如歷陽甲寅大赦 巳未太宰義恭加尚書

令 癸亥上還建康

八年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雲為任城王 任音

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夏閏五月壬

寅太宰義恭領太尉 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

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 蒲戲博蒲之戲也要令

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 少詩常憑几昏睡或

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 復扶由是內外畏

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於玉燭殿 年三十五遺詔太宰義

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兖州刺史柳

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 入居臺城之內也建康無

第宅皆在臺城之外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

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

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 舊制外

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文帝元嘉十八年以趙

伯符為領軍將軍始統領外監李延壽曰若徵兵動

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是日太子即皇

帝位 諱子業少字法師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

宗親奉璽綬 璽斯氏翻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

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 左傳魯襄公

作法於涼嗣王不永矣

孫穆子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本家國之禍其在此乎為明年帝以

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

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解南兗州 六月丁亥魏主

如陰山 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為江州刺史

為明年子勛起兵張本勛古勳字

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

受羅部真可汗

魏收曰受羅部真魏言惠也

改元永康

部真帥眾侵魏

帥讀曰率

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壬

寅魏主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眾至數萬魏主

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 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寧

陵

景寧陵在丹陽秣陵縣巖山

廟號世祖

庚戌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卯罷南北二馳道

世祖大明

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自閭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

及孝建以來所

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

伯曰

此都座謂尚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堂也

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

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

一皆刑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復扶又翻下復非復留同

天下有

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灋興巢

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灋

興等專制朝權朝直遙翻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

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

義恭錄尚書事師伯為僕射而尚書事決於澧興等是守空名也蔡興宗自以職管

銓衡興宗為吏部尚書每至上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輒為義恭陳

登賢進士之意為于偽翻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

恒橈恒怯也橈屈也恒去王翻橈奴教翻阿順澧興恒慮失旨恒戸登翻聞

與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選須絹翻選事選曹事也澧

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

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闇音陰而選舉密事多

被刪改復非公筆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

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澧興皆惡之所數

角翻惡鳥路翻下同左遷興宗新昌太守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晉武帝既而以其人望復

留之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曰獻皇后何妃大明五年薨

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戴澧興等惡王玄謨剛

嚴八月丁卯以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王太后疾篤

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

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寧相傳讀從去聲劉禹錫詩從平聲已

丑太后殂 九月辛丑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 癸卯

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乙卯

武帝

武帝

銓選

此端最不可開大臣宜以生死爭

葬文穆皇后于景寧陵

王后從孝武帝謚當作武穆

冬十二月

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

大明三年以丹揚等六郡為王畿

以揚州

為東揚州

以會稽為揚州亦見三年

癸巳以豫章王子尚為司徒

揚州刺史是歲青州移治東陽

青州移治歷城見上卷孝建三年

宋

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

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此大較以沈約宋志為據沈約作志大較以是年為正然

是年止二十一州耳沈志所謂二十二州以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置越州足之而此時又已省司州蓋

止二十一州也揚州領丹陽吳興淮南宣城義興五郡東揚州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南徐州

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吳南蘭陵南東莞淮陵臨淮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十七郡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

海東莞東安琅邪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二郡南兗州

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鍾離北沛臨江九郡兗州領泰山高平魯東平陽平濟北六郡南豫州

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南新蔡東郡南潁南潁川西汝陰南汝陽南陳留

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陰汝陽陳留馬頭十一郡

江州領尋陽豫章鄱陽臨川廬陵安成南康南新蔡建安晉安十郡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

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司州領義陽隨陽安陸南

汝南四郡荊州領南郡南平宜都巴東汶陽南義陽新興南河東建平長寧武寧十一郡郢州領江夏竟

陵隨武陵天門巴陵武昌西陽八郡湘州領長沙衡陽桂陽零陵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慶始安十郡雍

州領襄陽南陽新野順陽京兆始平扶風南上洛河南廣平義成馮翊天水建昌華山北河南弘農十七

郡梁州領漢中魏興新興新城上庸晉壽華陽新巴北巴西北陰平南陰平巴渠懷安宋熙白水南上洛

北上下洛安康南宕渠懷安二十郡秦州領武都略陽安固西京北南太原南安馮翊隴西始平金城安定

天水西扶風北扶風十四郡益州領蜀郡廣漢巴西梓潼巴郡遂寧江陽懷寧寧蜀越雋汶山南陰平犍為始康晉熙晉原永寧安固南漢中北陰平武都新城南新巴南晉壽宋興南宕渠天水東江陽沈黎二十九郡寧州領建寧晉寧牂柯平蠻夜郎朱提南廣建都西平西河陽東河陽興寧與古梁水十五郡廣州領南海蒼梧晉康新寧永平鬱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義安宋康綏康海昌宋熙寧浦晉興樂昌臨鄒十九郡交州領交趾武平新昌九真九德日南合浦義昌宋平九郡合二百六十八蓋以新立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足為二百七十四其間荒外有郡而無縣有縣而無戶口有戶數而無口數亦不能詳也

奇居宜翻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

及浙江東五郡

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六百戶紫雲袋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宋紀十二 旃蒙大荒落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諱晟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

泰始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廢帝改元永光大赦 是歲八月

殺江夏王義恭柳元景顏師伯改元景和既弑廢帝改元泰始一年凡三改元 丙申魏大

赦 二月丁丑魏主如樓煩宮樓煩縣漢屬雁門郡魏晉棄之荒外魏收

地形志雁門郡原平縣有樓煩城賢曰樓煩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余按唐書憲州古樓煩地也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事始一百二十八卷商

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衡工衡翻形式轉細官錢每出

民間即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鑪謂之末子

鑪良僂翻鑄也末盧對翻杜佑通典未子作來子三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癸卯魏高祖殂年二十六謚曰文成皇帝初魏世祖經

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重直用翻難乃旦翻內

弑南安王余朝野楚楚楚楚酸痛之貌朝直遙翻高宗嗣之與時消息

消息生長也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復扶又翻甲辰

太子弘即皇帝位弘文成帝之長子也大赦尊皇后

曰皇太后顯祖魏獻文帝廟號顯祖時年十二侍中車騎大將

軍乙渾專權騎奇寄翻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

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

疾於代郡溫泉魏上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桑乾城十里有

溫泉療疾有驗治直之翻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魏官有司衛監典宿

衛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官車晏駕王德望

素重魏高宗之立麗有功焉而姦臣所忌宜少淹留

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少詩照翻麗曰安有聞

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乙渾所為

魏六亂

魏穆多侯

多不灋麗數爭之數所戊申渾又殺麗及穆多侯多

侯壽之弟也穆壽事魏世祖封宜都王已酉魏以渾為太尉錄尚

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

為司空殿中尚書順陽公郁謀誅乙渾渾殺之主少國疑

姦臣擅命屠戮忠賢魏之不亡者幸也壬子魏以淮南王它為鎮西

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魏開酒禁魏設酒禁見一百二十八卷孝

武孝建三年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顏師伯丹

楊尹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渾為丞相位居諸

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廢帝幼而猜暴猜吉及

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

既殂去年太帝年漸長長知欲有所為灋興輒抑制

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營陽王事見一百二十卷文帝

元嘉元年廢帝固狂暴戴法興此言亦足以取死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

願兒賜與無算華戶灋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

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

有二天子灋興真天子官為贗天子贗五晏翻考

天子宋畧作鳩天子按字書贗偽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真贗書或作鳩今從宋畧且官居深

宮與人物不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義恭錄

柳元景為尚書令顏師伯為僕射而事皆法興專決故云然往來門客恒有數百

恒戶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又在宮

登翻

戴法興

聞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坐祖卧

又翻又帝遂發詔免灑興免者免其所居官也遣還田里仍徙

遠郡八月辛酉賜灑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巢尚之自

中書通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散悉豆翻亦有

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捶止崇翻

擊也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此當除之毗此

寐翻左右因唱諾即宣言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

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孝武大明四年徵顏師伯

射居權要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朝直庚午

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解衛尉卿及丹楊尹以吏部尚

書王或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或於初世祖

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重直龍翻莫敢妄相過

從過古禾翻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

死矣橫戶孟翻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

酣飲不捨晝夜酣戶其翻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與諸大

臣無不震懼懼之涉翻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

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

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

與慶之參懷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下同孝武遺謂令

史曰尚書令史也沈公瓜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明帝

二人所為死如持券

慶之不終

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

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密漬之謂之

鬼目粽宋人以蜜漬物曰粽盧循以益智粽遺文帝即蜜漬益智也帥讀曰率斷丁管翻睛七真

翻眼珠子潰疾智翻粽子宋翻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

使疏吏翻下同左右奔告兵刃非常非常言異於常時也元景知禍至

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第車騎司馬叔仁戎服

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

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

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

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

禽義恭命其世子曰伯禽是以周公自處矣自是公卿已下皆被捶曳如

奴隸矣卑賤之人有所附屬謂之隸人之下者謂之奴被皮義翻捶止崇翻初帝在東

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

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

既誅羣公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顛魚豈翻

好呼到翻為袁顛寵衰求出張本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

功賜爵縣子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便皮連翻傳直戀翻

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

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

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迁廢帝待之

慶之宜去

禽以周公自處矣

註妙

益厚近五故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

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徐爰得志於大明景和之間宜也而啓寵實在於元嘉便僻之

足以惑人雖明君不能免也漢宣山陰公主帝姊也

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何偃尚之之子戢疾立翻公主尤

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

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

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進爵會稽郡長

公主秩同郡王長知兩翻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

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餘日備見逼迫以死自

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褚湛之進用於帝令太廟

別畫祖考之像畫讀曰畫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

生擒數天子謂擒桓玄慕容超姚泓也大讀曰太指太祖像曰渠亦不

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謂為元凶劼所弑也指世祖像曰渠

大齷鼻如何不齷立召畫工令齷之齷壯加翻鼻上飽也柳宗元詩

曰嗜酒鼻成齷以建安王休仁為雍州刺史雍於湘東王

或為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甲戌以司徒楊州刺

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以始興公沈慶之為侍中

太尉慶之固辭徵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為領軍將

軍魏葬文成皇帝于金陵廟號高宗九月癸巳

帝如湖熟湖熟漢湖熟侯國屬丹楊郡晉宋為縣淳化中廢為鎮屬上元縣戊戌還

通鑑卷之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五

世祖嘗以故殺之

通鑑卷之三十三

建康新安王子鸞寵於世祖事見上卷帝疾之辛丑

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

發殷貴妃墓殷貴妃蓋生子鸞子師及一又欲掘景

寧陵太師以為不利於帝乃止初金紫光祿大夫謝

莊為殷貴妃誅誅魯水翻誅丈夫者述其功德誅婦人者述其容德也曰贊軌

堯門帝以莊比貴妃於鈎弋夫人鈎弋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大始三

年欲殺之或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

為困莊生長富貴說輸芮翻長知兩翻謝莊弘微之子謝萬之玄孫諸謝自晉以來貴

盛故今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劇甚也言莊享天

云然知天下之所甚苦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徐州

刺史義陽王昶素為世祖所惡昶丑兩翻昶文帝子世祖之諸弟也悲焉

略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廢帝常謂左

右曰我即大位以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邑邑不得志也

昶使典籤遽法生奉表詣建康求入朝遽姓也春秋時衛有大夫

遽伯玉遽其於帝謂灋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

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灋生詰去吉翻義陽謀

反何故不啓灋生懼逃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已酉下

詔討昶內外戒嚴帝自將兵渡江將即亮翻命沈慶之統

諸軍前驅法生至彭城昶即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

沈約宋志以大明八年為正徐州統彭城沛郡下邳

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鍾

窮兵之始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三十一明帝

七

離馬頭等郡皆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

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使

吏翻將即亮昶頗涉學能屬文屬之魏人重之使尚

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為後

劉昶以伐吏部尚書袁顥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

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顥懼詭辭

求出甲寅以顥督雍梁諸軍事雍州刺史雍於顥舅

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興宗蓋以顥曰白

刃交前不救流矢言白刃交乎前則流矢之來不暇

後患非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

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項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

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項長史南郡太守行

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顥說興宗曰說輸朝廷形勢人

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

行事蕭子顯曰江左大鎮莫過荆楊弘農郡陝縣周

荆州為顥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

襄陽至江陵水則由漢沔陸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

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聞不

去間隙也謂得可行之隙而後復求出豈可得邪復

又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蔡興宗蔡廓之子蔡謨之玄

孫以方嚴自處官以序遷謂

以譽吾咄

之平進可也謂之素門可乎蓋江左以王謝為高門其餘有才望者或以姻戚擢用或以舊恩與宗此言蓋亦感切其甥指其在世祖之世調護昏狂階此與以見寵任寵衰則求出以避禍進退皆無所據也與

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弭外豐未必可量難乃旦翻豐許汝欲在

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蔡興宗

見顛於是狼狽上路狼狽者倉皇而行如恐猶慮見

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

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子勛以鎮軍將軍為江

長史行事顛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顛與琬

人地本殊袁顛有清望又名門也鄧琬性見者知其

有異志矣為顛琬起兵尋復以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復扶又翻戊午解嚴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晉宋都

亭白下皆江津要地新亭在西白下在東白下蓋今

之龍灣也按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中移江寧縣

於此名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慶之始議見一

白下縣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

謂之鵝眼錢稱尺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縷與線同

貫之以縷入水不沈沈持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

料音聊料量也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鄭玄曰兩

者料其多少之數也米一萬商貨不行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帝舅

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

濫錢流弊至此

於帝已卯藻下獄死

王太后晉丞相導之玄孫女藻后弟也下戶稼翻

會稽

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

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

會工外翻忤立故翻使疏吏翻

寧朔將

軍何邁瑀之子也

何瑀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

尚帝姑新蔡

長公主

主文帝第十女也名英媚長知兩翻

帝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

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

貴嬪為夫人

嬪毗賓翻

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

多養死士

俠戶類翻

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

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

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

將即亮翻昵尼實翻數所角翻

帝浸

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

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

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何為見

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

比者所行人倫道盡

言內亂也說輸芮翻比毗王翻

率德改行無可

復望

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

喁魚容翻喁魚口向上也以喻百姓仰望如羣魚然

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

已

瞻倚視也賴倚恃也

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

遑遑

急也朝

人懷危怖

怖普布翻

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

不斷

亂翻

欲坐觀成敗豈惟旦夕及禍四海重責將

有所歸言慶之自昵於廢帝今忤帝意不惟行且及禍若他人舉事必謂慶之從君於昏慶之何

所逃其責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

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

當委任天命耳言委之於天任命所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

頓讀曰鈍又讀如字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

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止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

帥唯聽外間消息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

定况公統戎累朝慶之自元嘉以來統兵歷事三世朝直遙翻舊日部曲

布在宮省受恩者多請宗越策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

沈攸之者慶之從父兄子也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

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陸攸之蓋亦吳興人今入東討

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

鎧可亥翻衣於既翻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帥讀曰率下同僕在尚書中

自當帥百僚案前代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

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

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此與

宗所謂重責將有所歸也先悉薦翻聞車駕屢幸貴第貴第謂時貴之宅第也酣

醉淹留又聞屏左右屏必郢翻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

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

至固當抱忠以沒耳事至猶言若事果至如與宗所言當抱忠以死也青州

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說輸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

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人亦物也此萬物謂

人且若人愛憎無常猜恐特甚若人謂不測之禍進

退難免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易以機會難值

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

行沈慶之從君於昏狂杜門以待死伊霍之專固非常人所能行也及帝誅何邁量

慶之必當入諫量音良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

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還從宣翻帝乃使慶之從父

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

被揜殺之攸之隨慶之討隨王諶有功慶之抑其賞由是恨之故果於殺從才用翻時年

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

被皮齊西豐憲侯沈文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中書郎

侍郎左傳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譖執伍奢無極曰奢

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

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

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若我能死爾能

報伍尚至楚并殺之員奔吳遂飲慶之之藥而死

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杜佑通典曰後漢馬融為秘書郎詣東觀典校書晉

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

圖書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

一宋齊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十

日便遷齊梁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

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為後沈文季

沈文叔

齊西豐

憲侯沈文

季

親屬以報仇張本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

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

過差數所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王玄謨自元嘉末為將孝建初

有破滅質平義宣之功將即亮翻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

為東陽太守玄謨與宗謂灑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灑榮曰

榮至興宗所與宗謂灑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灑榮曰

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比日近日也此毗寐翻復扶又翻恒

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收謂帝將遣吏兵收之也恒戶登翻興宗曰領

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灑榮勸玄謨

舉事玄謨使灑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易以跋翻期當不

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與禁兵與

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從才用翻道隆過與宗車後與宗

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閑寫者謂欲清閑寫其所懷也道隆解其意

解戶買翻曉也指與宗手指若洽翻以瓜指之也曰蔡公勿多言廢昏立明

非常之謀也蔡興宗建非常之謀既以告沈慶之又以告王玄謨又以指發劉道隆而人不敢泄其言何

也昏暴之朝人不自保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蓋人心之所同然也壬寅立皇后路

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帝畏忌諸父恐其在

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

親親悌長人之常理廢帝悖之毆鳥口翻捶止榮翻復扶又翻又如字湘東王彧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彧於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明帝 三十一

六翻盛時征翻下同稱
勅陵翻稱其輕重也
以或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

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
長知兩翻 惡鳥路翻

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
錄收也攝也 離力智翻東海王禕性凡

劣劣弱也鄙也 禕吁韋翻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

年尚少故並得從容
少詩照翻 從干容翻嘗以木槽盛飯并雜

食攪之
攪古 巧翻掘地為坑實以泥水裸或內阮中使以

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
裸即 果翻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

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
推遷也 遷轉也

言以談笑佞諛轉移帝意也或少府劉矇妾孕臨月

曰推遷延緩之意說讀曰悅 考異曰宋書帝紀作 矇漢蓬翻將產之月曰臨月 少府劉矇始安王休仁傳作廷尉劉矇宋器及南史

帝紀皆作少府劉矇休仁傳 作廷尉劉矇今從其多者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

欲立為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

使人擔付太官
忤五故翻 裸郎果 翻擔都甘翻荷也曰今日屠猪休仁

笑曰猪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猪取

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矇妾

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偽于翻賜為父後者爵一級

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
太祖高祖第三 子世祖太祖第

三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
子勛世祖 第三子故惡之

惡鳥 路翻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

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

休仁機智

尋陽禍亂之始

宋景雲

書褚靈嗣聞之

諸王有侍讀掌授王經有馳以告長侍書掌教王書帥所類翻

史鄧琬泣涕請計

考異曰子勛傳云景雲遣信使告琬宋略曰帝使道遇賚敕至潯

陽琬謂道遇云

琬曰身南土寒士

鄧琬南昌人起於寒素蒙先

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

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

猶若也似也

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

帥讀曰率造七到翻

與羣公卿士廢

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

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言諭之四座未對錄

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

議參軍領中兵摠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

作舟艦

沈持林翻

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

寶

岷山即漢武帝所開汶山郡也宣帝地節三年併入蜀郡劉蜀復立沈懷寶薛常寶先常為郡守因

各以其官稱之守手又翻

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

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

桎職日翻

迎以所乘車以為

司馬悅暢之弟也

張暢見一百二十五卷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七年

琬悅

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

雷

帥讀曰率

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

丁

遣使請江州部內諸郡籍民丁上

收斂器械旬日

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

漢開汶山郡

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

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

彊左右使辱之彊其兩翻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妃即江湛之妹

鑠式灼翻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

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先

薦翻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厭一涉翻師古曰塞當也明日欲

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

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

為瓜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牴其家江左以直閣將軍出入省閤總領宿衛勅

越等久在殿省眾所畏服皆為帝盡力為于帝

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

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

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始興王道隆江

之制天子及諸王皆有內監內監齋監也齋內自主帥以下皆得監察之會工外翻佃音田學官

令臨淮李道兒晉制諸王國置學官今一人與直閣將軍柳光世

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

諸王閹人閹於廉翻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

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先悉薦翻竹林堂華林園後堂也使

宮人倮相逐倮郎果翻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

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悖蒲妹翻明年不及熟矣帝於

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

已訴上帝矣通鑑不語怪而獨書此事者以明人於不可妄殺而天聰明為不可欺也

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覲刑狄翻晡奔

湘東王或獨在祕書省祕書省藏圖書不被召益憂

懼被皮義翻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兄輒切齒惡鳥路

通壽姓吳王壽夢之後又有大夫壽越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

共事東陽朱幼李延壽恩倖傳論曰若徵兵動眾大

辱詆訶恣於典事之以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

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宗紙為銅落筆為利

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晉氏渡江立南彭城郡於

曰產或作彥宋書宋畧南史皆作產今從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吳分吳郡無錫

以西為毘陵郡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中

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

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

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防宗華林閣門也

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柳氏本

僑居襄陽樊僧整蓋亦河東人也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

濟更欲招合少詩沼翻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

夕帝悉屏侍衛屏必鄂翻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綵女倣

女之射鬼於竹林堂射而亦翻事畢將奏樂壽寂之

齊王敬則

壽寂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十一 明帝

七

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

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文帝元嘉

二十三年起景陽山於華林園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

逃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中竹仲翻逆北孟翻呼火故翻寂之追

而弒之七年十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

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祕書省

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賢見

遍翻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蹠至西堂猶著烏帽著陸略翻

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江南天子宴居著白紗帽令備羽

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

廢帝罪惡數所具翻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

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楊州刺史豫章

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下同已未湘東王以太

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會工外翻建安王休仁

等始得出居外舍外舍外第也釋謝莊之囚謝莊以謀殷貴妃被囚事

見上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

或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

如此四海必將乘人言乘此以奉辭伐罪王或湘東王妃兄也故蔡興宗與之言粗

生五翻乃葬之秣陵縣南葬於秣陵縣南郊壇西初湘東王母沈

婕妤早卒婕妤音接子卒子恤翻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

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
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

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

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禕於湘東王兄也禕吁韋翻進鎮軍

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騎奇寄翻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

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

徐州刺史 乙丑徙安陸王子綏為江夏王 丙寅

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至此始改元奉始其廢帝時昏

制謬封並加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

軍道隆暱於廢帝常無禮於建安太妃此廢帝時

事暱尼質翻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

書明帝者因前史成文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

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從干容翻卿等遭

罹暴朝朝直遙翻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

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

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

入直閣沈攸之繼此有平尋陽之功遂遷我辛

未徙臨賀王子產為南平王晉熙王子興為廬陵王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

速禍

或也避上名以字行 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

即上母沈陵曰崇寧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

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 音孝武太元中橋立南梁

郡於淮南安帝義熙中土斷始有淮南故地屬南梁

州五代志淮南郡壽春縣舊有南梁郡朝直遙翻

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

刺史 為殷琰舉州以 有司奏路太后宜即前號移

居外宮上不許戊寅尊路太后為崇憲皇太后居崇

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景文

之妹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縋環錢 二銖鵝眼縋環

並見卷首縋環 線餘皆通用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

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 造七到翻時加千

故云開 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

又以前陽起事與世祖同符 世祖於兄弟次第三以

十七卷文帝 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 天子開端門宮門 黃閣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

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 治直 袁顛既至

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

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 顛魚豈翻 即建牙馳檄奉

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

史 欲以代子勛 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 休

鄧琬無君

用小人必

不之荆州留子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

史薦先悉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未至州使為

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系尾即桑傳檄建康稱

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陟明即廢昏立明又謂上

矯立明茂明茂謂明德親謂上矯太皇篡竊大寶

干我昭穆禮父為昭子為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

十三左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藐猶小也孝武帝

真子元子與子孟子嗣子趨子期子聖靈何辜而當

之饗聖靈謂世祖之靈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

勛初檄欲攻廢帝此傳建康之檄聞廢帝已隕即

解甲下標初起兵立標以募既而聞江雍猶治兵謂

鄧覽雍謂袁顛雍郢府行事苟卞之大懼郢州居江

於用翻治直之翻其夾攻以問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眾馳

罷兵之由

下并送軍糧帥讀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

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

勛會工外翻將即亮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尚書禮部
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錫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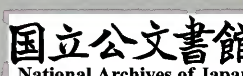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宋紀十三 柔兆敦 并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癸巳
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



若代之

去年子房已舉兵應尋陽，欲以休若代之，會工外翻。

甲午中外戒嚴，以

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

刺史王玄謨副之。

使王玄謨拒尋陽之兵，因以為江州，不復用休祐。

休仁軍

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

虎檻州，名在赭

折東北，江中蕪湖之西南也。守式又翻，將即亮翻，下同。

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

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

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

呵，虎何翻。

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

叱，昌栗翻。史言沈攸之有將帥之畧，所以能立功。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

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

璽，斯氏翻。帥，讀曰率。

上時掌翻。勛，古勳字。

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

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楊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

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

悅為吏部尚書，袁顥加尚書左僕射。

顥，魚豈翻。

自餘將佐

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丙申，以征虜司馬

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

元嘉孝建之間，申坦為將帥。

置司州於義陽。

文帝元嘉末，置司州於汝南，孝武大

陸南，汝南四郡，水行至建康二千七百里。

以義陽內史龐孟蚪

為司州刺史。

龐，皮江翻。蚪，渠幽翻。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

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

文秀反覆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

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

闡據睢陵應建康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濟子禮翻睢音雖睢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郡沈約曰濟陰本屬兖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為郡境隋并睢陵入夏丘縣唐以夏丘為虹縣屬泗州復漢舊縣名也虹漢書音貢今音絳社佐曰睢陵縣故城在泗州下邳縣東南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

傳靈越等攻之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太原郡唐齊州長清縣宋太原郡地也從才用翻守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塔裴祖隆守下邳劉

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

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護

之為將著功名於元嘉孝建之間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

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

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中令孫進據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淮陽郡於下邳角城唐泗州治宿豫縣古角城也請降於索兒降戶龐孟蚪

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

事孔覲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

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漢官有都水長屬少府晉屬大司農後遂置都水使者掌

河津漕渠凡水利事并督治船艦會工外璪說覲以

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東揚州所統五郡說輸苻翻覲

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明帝

三

三

三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三

生琛五林翻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

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

與延熙合蓋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

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

壁並無不可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

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徧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

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壁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

入拜長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于于誓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其後卒有楚國昭市招翻

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廢帝改元景和不任社稷其次

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任音王荷下可翻

州為九江是氏志曰太湖一湖而曰五湖昭餘祁一

及衡陽為荆州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孔安國注

曰九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其得地勢之中漢書地理

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於大江應

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尋陽地記曰九江一口

烏江二曰蛛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峽江

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簡江張須元九

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

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簡江八曰沙

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

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

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夏撰曰據此數說皆

蕭惠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明帝

潯陽郡禹貢九江孔殷彭蠡既諸彭蠡在州南東五
 十三里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是也然則彭蠡以
 東為揚州之城九江以西即荊州之城周景式廬山
 記云柴桑彭蠡之郊古三苗國舊屬廬江地又案尋
 陽記云春秋時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
 北今蘄州界古蘭城是也秦并天下以此屬廬江郡
 漢屬淮南國後漢為豫章廬江二郡之境三國之時
 此地雖為督護要津而未立郡吳但分尋陽隸武昌
 晉初尋陽猶理江北温嶠移於此始置尋陽郡隋為
 九江郡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為九
 江王都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沈約宋
 志尋陽木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
 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亂
 立尋陽郡後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
 晉惠帝帝置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蓋
 因漢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尋陽又為江州治
 所遂謂尋陽為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也
 若必以夷陵為西陵遂以巴陵為禹貢之東陵據取
 會洞庭之水為九江考之前志會洞庭者不止九水
 縣故是言東尚書注謂廬江郡有東陵郡江陵有西陵
 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又考水經注自沔口
 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烏石水舉水巴水
 希水蘄水利水皆南流注于江而後至青林水口亦
 可傳合九水之說但未敢以為是九河之迹乃遣巴
 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
 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
 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費扶沸翻將
即亮翻曇徒
會翻從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貢謂貢方物朝廷
才用翻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
 已至永世吳分溧陽為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
名永世縣屬丹楊郡其地蓋在今安吉州
 建康府廣德軍二郡界下云永世令叛義興兵垂至
 延陵則其地又犬牙入今常州界東兵欲自此進取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四

鎮定

阿曲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灋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蔡興宗豈

特以方嚴自將蓋識時審勢者也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

琰使應尋陽說輪茵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

史為之詳

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

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復

又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不讀

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

更安湘東篡位非其本心尋陽起兵名王言順故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商旅斷絕米甚豐賤者前朝之積也四方雲合人情更安者積苦於狂暴而驟樂寬政也天下翫翫新主之資期言豈不信哉以

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

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羊祐之言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上曰

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

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

康汝南郡時治懸瓠宋以新蔡郡帖治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自是二郡太守多矣袁覲誘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宋紀三 明帝

周矜

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誘音西以珍奇代為太

守 上使宄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諸垣

陽歸南世在青徐立効為王人所信重故使還說薛安都宄而隴翻從才用翻說輸芮翻下說孝同安

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京都謂建康四方皆奉不論

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

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不善之積必有餘殃孝武貪淫

然行下今雖天下雷同雷以奢虐人倫道盡故榮祖云正

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將即

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兖州刺史殷孝祖之

甥司法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據南史司法參

行得至間古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

極假命漏刻朝直遙主上夷兇翦暴更造天地國亂

朝危宜立長君更工衡翻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

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

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

之志難乃且翻若能控濟義舅還奉朝廷控引也濟

子禮翻南史作控濟河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

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

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明帝 七

殷孝祖

葛僧韶

丘瑕丘縣故魯瑕邑漢屬山陽郡魏晉省宋為兖州治所帥文武二千人隨僧

詔還建康帥讀曰率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

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復扶又翻義興兵垂至延陵晉武

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延陵縣屬晉陵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

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江南謂中原人為僉荆州人為楚少詩照翻僉

助庚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督

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資來代翻初上遣東平

畢衆敬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說

芮矯上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

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

有隙使衆敬盡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為畢衆敬以兖州降

魏張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為申纂以城拒魏而死張本無

鹽縣自漢置以來屬東平隋廢省其地當在唐鄆州界水經注濟水逕壽張縣須胸城西濟水西有安民

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也杜佑曰鄆州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

故城亦在縣東纂鍾之曾孫也中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丙午上

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祿為豫州刺史

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劬劬翻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

等諸軍西討殷琰考異曰宋畧二月庚申以休祿都督西討今從宋書巴陵

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

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凱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

中纂

別布

子弟皆已附觀觀音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

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向逆者一以所

從為斷斷丁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

從蔡興宗策也

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王子路太后殂考異曰宋畧南史皆曰義嘉之路太后崩喪事如禮宋書無之今不取孔覲遣其將

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其地在晉陵西北九里因以為名將即亮翻曇徒合

部陳甚盛陳讀曰陣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

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

還延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

固類翻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堧決壞堧徒而翻以

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

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

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從才殿中御史吳喜

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三年庾亮鎮荊州以河州僑

戶立河東郡隋唐之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

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

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將即亮中書舍人巢尚之曰

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

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別彼乃遣

列翻

巴陵王休

劉亮

吳喜

巢尚之

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先悉薦翻數所性寬厚所至

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降戶故喜

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

領縣事喜至國山剛山在陽羨縣界至立義興郡分

義興義興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吳城當

西南九域志所謂秦伯城是也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

甚弱玄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

橋保郡自守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

蓋在荆溪之上今宜興縣南二十步有荆溪上承百

瀆兼受數郡之水劉延熙蓋柵斷荆溪之橋以自保

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人與延熙遙相

應接庾業叛建康與延熙合見上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

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

力任音王驍堅堯翻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

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

破之庾業弃城走義興走音秦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

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渡荆溪之水也分兵

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

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魏丞相太原王乙

渾專制朝權朝直遙翻下同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吏

朱幼舉
任農夫
用少用精

賈秀

曹事渾屢言於秀為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

姓所宜稱魏制掌吏曹事即掌選曹事吏部尚書之職也凡非國之同姓皆謂之庶姓為于偽

翻秀寧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

慳會侍中拓跋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

秀彞之子賈彞見一百八卷晉丕烈帝之玄孫也拓跋

翳槐追謚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

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

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

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

形勢濟子孔顛將孫曇瓘程杵宗列五城互相連帶

打宗城猶未立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打宗城猶未立

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

攻拔之帥讀斬打宗首末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

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

至義鄉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長城立義鄉縣屬義興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興縣古長城

也在州西北七十里孔璪屯吳興南守太守王曇生請璪計事

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

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孔璪將命于東乃勸孔凱舉兵

故懼而走璪子皓翻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

奔會稽琛丑林翻上以四郡既平四郡晉陵義興吳興吳郡也乃

王道隆

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

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以吏部尚書蔡興宗

為左僕射侍中褚淵為吏部尚書丁卯吳喜軍至

錢唐孔瓘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

引兵向黃山浦黃山浦今漁浦是也漁浦東南即後

里管五里一曰黃山里在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

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柳浦即今浙江亭東跨浦

於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徙治擊斬庾業會稽人

大懼將士多奔亡孔瓘不能制將即亮翻戊寅上虞

令王晏起兵攻郡瓘逃奔嶠山嶠音昔翻據南史瓘

山村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計翻已

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張綏蓋遷

署故王晏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瓘殺之庚辰嶠

山民縛孔瓘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瓘所為無預卿

士可作首辭首式又翻首當相為申上為于偽翻瓘

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處昌呂翻委罪求活便是君

輩行意耳晏乃斬之史言孔瓘臨顧琛王曇生袁標

等詣吳喜歸罪首歸而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

人一軍之帥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為吳喜得

謂之軍主薛索兒攻申闢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

從

毛晏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明帝 七

聞闖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古人有言禍莫大於殺已降為申令孫之子殺

薛索兒張本說輸芮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

軍劉劭進軍小峴劭彌充翻峴戶典翻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

裴季之以合肥來降沈約曰江左置南汝陰郡所治即合肥縣降戶江翻鄧

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

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酣戶甘翻大自矜遇賓客

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

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史言尋陽敗亡之由

橫戶孟翻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

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劉昫曰池州南陵縣漢春城帥讀曰率赭音者圻音畿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

勛書曰舟楫已辦糧仗亦整楫與同三軍踴躍人爭効

命便欲泐流挂帆直取白下白下在江寧縣界臨江津願速遣陶

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

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

雍五州兵雍於用翻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畧

聞建安王休仁自上上時掌翻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

鵲洲鵲洲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鵲岸也杜預曰鵲岸謂廬江舒縣鵲岸渚審是則鵲頭在宣城

界鵲尾在廬江界鵲洲則江中之洲也殷孝祖負其誠節誠節謂委鎮勤王不顧妻

也陵轢諸將陵侵也侮也轢車踐也音狼狄翻臺軍有父子兄弟在

虎話

惜哉機會

南者孝祖悉欲推治南南軍也南謂尋陽在南臺軍

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樂音洛寧朔將軍沈攸之內

撫將士外諧羣帥眾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

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撫將即亮翻下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

之共射而亦翻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眾軍水陸並進攻

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陳

日陣中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帥讀曰率下人

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

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

各將三千人赴赭圻將即亮翻攸之以為孝祖既

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

與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攸之方興皆寧朔將軍軍

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請方興曰今四方

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

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喪息浪翻朝野危

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

朝之事詰起吉翻杜預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

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勦力耳方

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

廣孝祖死

死攸之軍中行事似大有局度人

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

我。豈可自措同異也。沈攸之成尋陽之功。攝也。孫冲

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

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孫冲之。伍殷。孝祖之死。便欲順流長驅。輕敵如

此使陶亮從其計。必與沈攸之等遇。亦將以辛卯方

興帥諸將進戰。帥讀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

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

地頓生。京兆段佛榮。濟地頓生。四字必有誤等三萬人。往會戰

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北四十五

里有慈姥山。又幼文驥之子也。元嘉中。杜驥任當方而孫冲之

於湖白口。樂湖口及白水口也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

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

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冲

之。還鵠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

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濃湖在鵠尾。下先悉薦翻時軍旅大

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

至三品。散官有差。荒郡荒縣。極邊郡縣。被兵荒殘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

職。各賜之。上時軍中食少。少詩建安王休仁。撫循將

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隱度也。痛也。恤憂也。愍也。故十

萬之眾。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眾三

義讓自做之而實授

目朝命

張興世

荒縣荒郡 猶有惜繁 纓之意

蔡那

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舊兵謂尋陽先所遣

陶亮孫冲之等之兵騎奇計翻下同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

士畏之將即亮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蔡那南陽冠軍人冠

古玩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劉胡自襄陽東

以隨軍為蔡道淵執子勛張木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

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史言建康兵勢益盛薛索兒將

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

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

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

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庚子魏以隴西

劉懷珍

王源賀為太尉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

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

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劉善明彌之之從子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

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杜佑曰馬頭城在壽州盛康縣北前

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

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以鄭黑之東扞西拒觀之則起

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

宛唐宛唐按水經注作死唐云肥水過九江成德縣西北入芍陂又北右合閘潤水水積為陽湖陽

鄭黑

黃回

戴明寶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明帝

湖水自塘西北逕死雉亭宋秦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劭杜佑通典作死虎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劉劭率眾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劭瀾龐皮江翻

帥讀曰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率下同

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士豪

既不可令臺之所遣者又不可令則置帥果何為也其敗宜矣劭始至塹壘未立塹

艷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劭營既

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復扶又翻王子斷新錢并元嘉四銖茅

建四銖皆斷不用也斷讀如短專用古錢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

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

船腹盛時征翻查助加翻水中陽覆船順風流下以

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

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

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

邀之殊死戰胡眾大收拾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眾

胡被創僅得還營被皮義翻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

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

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降戶江翻舸古我翻

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

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

軍功除官者眾板不能供魏晉至梁陳板長一尺二寸厚一

寸濶七寸授官之辭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

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

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雍州於

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

子也散騎侍郎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

明氏自云吳太伯之裔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以明為姓散悉曹翻騎奇計翻暲工老翻壬午以

僧暲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

邪武帝平齊置平原郡於梁鄒樂安郡於千乘玄默據琅邪起兵非就郡起兵也劉响曰平原隋改曰

龔丘屬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武帝

兖州河郡於盤陽廣川郡於武彊五代志齊郡長山縣舊

曰武彊置廣川後併東清河平原二郡入焉改曰東

平原郡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則是平原清河廣川

二郡古置於隋長山縣界盤陽漢般陽縣也屬濟南

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按水經注般陽縣西南即高

梁鄒縣劉响曰唐淄川淄川縣漢般陽縣地也

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文帝置高陽郡

置勃海郡於臨淄地臨濟縣屬樂安郡按並起兵以

水經注臨濟縣在梁鄒東北臨濟子禮翻

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從才

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

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解戶買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下而復更

復可復假復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杜佑曰東

國復復嬰同所治益都縣東城是也治直之翻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暲玄默玄

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

明僧暲

王玄默等

解彥士

劉伯宗

劉劭

呂安國

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言不能克京陽城卒子恤翻杜叔寶

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

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與劭相持糧盡叔寶發車

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乘繩證翻將即亮翻

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八千我眾不能

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

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

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間古蒐翻

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劭以為然以疲弱

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

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水細江謂潯水一上承於水於合肥縣北復逕縣西積為陽

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雲亭南夾橫塘西注宋秦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劭杜叔寶送糧死雲劉劭破

之此塘驥思將翻抄楚交翻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

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

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

陳陳讀曰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

前江翻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

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

止宿夜遣騎參侯騎奇奇翻叔寶果弃米車走安國復夜

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五月丁亥

通鑑卷之三十三 明帝

朔夜劉順眾潰走淮西就常珍奇常珍奇據懸瓠在淮水之西走音奏

於是劉劬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

自守劬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

陳利害為于偽翻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劬與

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

意降戶江翻下同而眾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

田益之

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蠻

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丁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

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攸之行南征軍前欲以代袁顛劉乘民在臨濟就以冀州授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

今揚州六合縣有石梁河江左食盡而潰走向樂平

置石梁郡隋唐之間置石梁縣左以樂平縣前漢曰清屬東郡後漢章帝更名樂平江

申孝叔

申令孫子孝叔所斬申孝叔報父之仇也薛安都子道智走向

合肥請裴季之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

王廣之生獲之詰去吉翻送請劉劬詰其叛逆靈越曰

九州倡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

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劬送請建

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鄧琬以劉胡

俠

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顥督征討諸軍事

六月甲戌顥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顥本

無將略性又怯撓顥魚豈翻帥讀曰率艘蘇在軍中

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

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陳讀曰陣復扶由此大

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志於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

匱乏就顥借襄陽之資顥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

應經理兩敵相向勝負之決存亡係焉袁顥乃欲留

豈顥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

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擁甲猶言田益之帥蠻眾

萬餘人圍義陽宋白曰義陽本漢平氏縣義陽鄉之

縣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

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異曰

宋書作王職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降戶襲

道憐之孫也道憐武蕭道成世子贖為南康贖令贖

革翻蕭道成為齊公贖始為世子此世字衍贖縣漢

屬豫章郡吳屬廬陵郡晉分屬南康郡章貢二水合

而為贖音鄧琬遣使收繫之使疏門客蘭陵桓康擔

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贖族人蕭

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贖南康相沈肅

之帥將吏追贖贖與戰擒之贖自號寧朔將軍據郡

劉襲等

齊世祖武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三十一

三

起兵

據南康郡也。帥讀曰率。將即亮翻。考異曰：宋鄧琬傳云：世子與南康相沈用之等據郡起義。宋畧亦云：沈肅之以郡招起義。按贛始自獄中劫出琬所署南康相，不容便與之同。今從蕭子顯南齊書。

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

上流五郡

豫章、廬陵、臨川、安成、南康五郡，皆在南江上流。

以防襲等

衡陽

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

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創初，慧文

斫應之斷足殺之。始與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

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

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曇

上以萬周行廣州事。初，武都王楊

元和治白水。據北史：此武都之白水也。按五代志：武

州將微弱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自

立屯葭蘆。從才用翻。復扶又翻。下開復同。費欣壽至巴東，費扶巴東

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軍，擊欣壽斬之。蕭惠

叔兒遂阻守三峽。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

蕭惠開復遣治中程法度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

帥羣氏斷其道。聞使以聞。帥讀曰率。斷丁管翻。聞古莧翻。使疏吏翻。秋七

月丁酉，以僧嗣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諸軍與袁

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據上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

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

錢溪江岸最狹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下云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

蓋今之梅根港是也以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湫旋流

伏流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

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

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龐孟蚪自義陽來援壽陽劉劭遣

使求援甚急勅彌亮翻使疏吏翻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

沈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

以相制將即亮翻下同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

遣段佛榮將兵救劭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

世興世帥其眾沂流稍上尋復退歸前古我翻帥讀日率上時掌翻

復扶又翻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

取揚州揚州謂建康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

備一夕四更更工衡翻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

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

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

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趣七喻翻巳亥興世

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

禪見

六軍來攻錢溪考異曰宋畧曰胡進軍鵲頭遣其將陳慶以三百舸逼錢溪今從宋書

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

驟既易盡言矢易盡易以鼓翻下同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

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泗沚興世命壽寂之

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

首數百胡收兵而小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

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

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以牛皮冒艦以禦矢石斬獲因謂之皮艦戶黯翻

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

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

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沈攸之曰

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

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勒也

也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

湖袁顛駭懼攸之日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

山陽程天祚請降程天祚附子勛見上正月龐孟蚪進至弋陽

劉劭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漢志六安國有蓼縣音屬安豐郡水經注

決水逕蓼縣故城東灌水會焉所謂蓼潭當在此處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

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曇徒合翻孟蚪走

死蠻中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明帝

慶之傲之皆大將材

士曇善

太守裴季之

裴季之以合肥降劉劭見上二月

劉劭遣輔國將軍垣

閔擊之閔閔之弟

垣閔見一百二十九卷孝武帝大明三年

道標安都之

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

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閉

門自守

崔道固以歷城應

上遣使宣慰道固請降

江翻

甲寅復以道固為徐州刺史

道固本刺冀州復

下同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師潰皇甫道烈蓋奔還壽陽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

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

頭內路欲攻錢溪

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

既而謂

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

少詩照翻閑亦習也

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

復相關

恒戶登翻復扶又翻

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蕞空之計吾

不為也乃託瘡疾任鵲頭不進

瘡逆約翻疾而寒熱迭作為瘡

遣龍

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

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

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率其餘

舸馳還謂顓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

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

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

斷丁管翻

已墮圍中不足復

慮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鯁塞言若魚骨之鯁

塞咽喉然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上時此運何

以不得泝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

將千人步趨南陵迎糧趨七喻仲玉至南陵載米三

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舫南妄翻豎臣庾翻立也榜補曩翻木片

也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水經注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今池州

貴池縣之池口即貴口也張舜民曰自銅陵舟六十許里至梅根港又五十許里至貴池口遣間

信報胡間古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

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

資實胡眾駭懼胡將張喜來降將即亮翻降鎮東中

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顛懼曰賊入

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已卯誑顛云欲更

帥步騎二萬誑居况翻帥讀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

運令顛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顛去徑趣梅根先令

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

顛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

善馬飛鷲謂其眾曰我當自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

王休仁勒兵入顛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顛

顛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十人偕去欲

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勞力到翻顧謂伯

壽寂之任
農次奪糧

逃局

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

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

人言事刎扶粉翻索山客翻復扶又翻屏必鄂翻遂斬顓首南史顓走至青林山見殺

請錢溪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

為已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

顓已降軍皆散唯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

之資帥讀曰率處呂呂翻分扶問翻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

外夜趣沔口江中洲嶼節節有之舟行附南岸者謂之外路鄧琬

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

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

之若聞索酒便出客翻琬既至悅曰卿首倡此謀今

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

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

刀出斬琬子洵悅子也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

悅使人語之曰語牛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梟堅堯翻欣之

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

王休仁降舸古我翻尋陽亂無主蔡那之子道淵在

尋陽被繫作部作部主作器仗脫鎖入城執子勛囚

之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

年十一晉安舉兵實義舉也鄧琬不足道若袁顓孔

覲豈可謂不得其死哉世無以成敗論之

快

編局

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

上饒晉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而晉書無之當是吳立今為信州有路通鄱陽宋白曰信州上

饒縣本秦番縣界漢為番陽縣今州古城遺蹟開皇中所廢古上饒也所謂上饒者以其旁下饒州之故

也九域志番陽東南至上饒五百四十里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曄

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張暢元嘉之季從世祖為徐州長史費父沸翻廢帝

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難乃百不

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先見事見上卷元年九月壬辰以

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

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

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雍於用翻孫超之

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

石城此竟陵之石城今郢州長壽縣是也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

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沈持林翻荊州行事劉道憲聞

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使歸吏翻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

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

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道存及三子皆

自殺孔道存時為雍州行事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有將才又有吏才也

將即亮翻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

謂殺王應之也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史言何慧文不肯苟活安陸

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

何慧文俠

黨在荊州者皆伏誅劉順自死虎奔淮西詔追贈諸

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巴西魏初立郡

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

之請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秦雖焚書坑儒齊魯學者未嘗廢業漢文翁守蜀起

立學官學者此齊魯武帝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則學官之立尚矣此書魏初立郡學置官及生員者

蓋悲五胡兵爭不暇立學魏起北荒數世之後始及此既悲之猶幸斯文之墜地而復振也相息亮翻訢

許斤訢崇之子也此別一李崇非頓丘之李崇也上既誅晉安王

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

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

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

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子趨子

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

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二路皆昭兖州刺史劉祇

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仁休

尚書下省之禍自取之也導上使去其兄子上手滑矣其視諸弟何有哉蕭齊易姓劉氏藏焉骨肉相殘禍至此極有國有

家者其鑒于茲祇義欣之子也劉劭圍壽陽垣

閔攻合肥俱未下劭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

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判斷也幢主皇甫

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笑曰觀其意必能

立功即推鞏下馬與之幢傳江翻廣之往攻合肥三

魏李訢

一言殺諸
于休仁不
仁哉
興宗之言
一驗

蔡興宗不
諫

王廣之

隻眼

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劬擢廣之為

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

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劬卒卒子更依廣之廣之

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史竟其事以言王沈靈

寶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安帝分廬江立晉熙郡今舒州即其地也晉熙先附尋

陽故太守閻湛之棄城走徐州刺史薛安都

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考異曰宋畧作元哲今從宋

兖州刺史畢眾敬魏書云小名榛今從本傳豫章

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尋陽已平

使疏使疏吏翻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鎮軍

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將

即亮翻考異曰後魏紀安都與常珍奇降皆在九月而宋本紀宋畧遣張永等北出皆在十月今從之

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使疏

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

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殫之所宥亦已多矣况

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

國計尤宜馴養馴松如其外叛將為朝廷肝食之憂

上不從為上愧蔡興宗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

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

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往不克卿勿多言蔡典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唯智者能之文武

無二道也安都聞大兵北上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濟泗沂淮故謂南兵北向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

為北上上時掌翻復以郡叛蓋於時宋朝始聞之耳皆請兵自

救 戊寅立王子昱為太子 薛安都以其子為質

蒼梧王

於魏質音致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

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

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

救懸弧尉紆勿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雍於用翻魏無南雍州下又書安都都督徐雍五州諸軍事蓋一時創置尋省併也西河公石魏之宗室以安都為都督徐雍等五州

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

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兖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

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為魏

攻殺申纂張本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之同遣使

來請降是年春畢眾敬叛建康從薛安都及安都降魏乃不與之同耳上以眾敬為

兖州刺史眾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考異曰後魏

書眾敬傳云元賓有它罪或獨不捨之宋畧云榛與安都已誅矣今從之眾敬聞之怒拔

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

壬子魏師至瑕丘眾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

其城將即亮翻眾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

明帝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已未軍于稔稔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省其地西河公

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

鄭義

入城懸弧城在汝水南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

可量量音良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管鍵也籥管關也據有

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

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

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

止義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

奔淮西七郡汝南新蔡汝陽汝陰陳郡南頓潁川魏遣建安王陸叡宣慰新

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赦悉免之撥蒲新民乃悅

乙丑詔坐依附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藉隨才

銓用 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

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將即亮翻尋陽既平上使中書

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

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慰者安其心引者引使歸順行戶剛翻今

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難乃

旦翻方難謂一方之難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為之不敢降降戶

江翻下同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

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

衆情離沮沮在召翻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

夏侯詳

琰曰說輸芮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

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謂

河公石在汝南之軍也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建使歸款建使

遣使款誠也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

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

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

不相帥而至矣帥讀曰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

人諭以劭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

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將即士民貲財秋毫無所

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水經注師水源出大潰

東逕義陽故城北南北對境圖將救壽陽聞琰已

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復扶又翻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聞

費欣壽敗沒費扶程法度不得前事並見於是晉原

一郡反沈約曰李雄分蜀郡之江原臨邛為諸郡皆

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

人出獨與東兵拒守東兵惠開隨蜀人聞尋陽已平

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

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

涪蜀人過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

惠開激變

帥使疏吏翻涪音浮基帥然後得前讀曰率涑帥所類翻惠開奉旨歸降

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

首寶首變欲以平蜀為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勞力到

也說式芮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翻獎勸

寶首進逼成都眾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

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使疏吏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翻下同

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寧太守蕭

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沈

曰文帝元嘉十年免吳營僑立宋遣使言狀上使執寧郡寄治成都將即亮翻下同

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

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

是歲僑立兖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二州共一

刺史治鬱州兖徐青冀皆降鬱州在海中周數百里

累石為城高八九尺高居虛置郡縣荒民無幾幾居

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磻蓋翻分遣羽

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水經注武原

西皆按武原縣自漢以來屬彭城郡宋志南彭城郡

有武原縣而徐州之彭城無之蓋自晉氏永嘉之亂

其民南徙而故縣丘墟也杜佑曰泗州魏尉元至彭

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

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受降如

魏尉元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明帝

元得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

安都悔降復謀叛魏降戶江翻元和之不果發和之者諧

輯之也或曰和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婿裴祖隆

之當作知之而殺之元使李珠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

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

攻之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